

甜

Sweet Pea

豌豆

三

〔英〕C.J. 斯库斯——著

肖心怡——译

I AM NOT A SWEET PEA, BUT A BULLET.

Sweet Pea

甜豌豆

〔英〕C.J.斯库斯 著 肖心怡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甜豌豆 / (英) C.J. 斯库斯著; 肖心怡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500-3245-3

I. ①甜… II. ①C… ②肖…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2733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9-0134

SWEETPEA by C.J. Skuse

Copyright © 2017 by C.J. Skuse

Published b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甜豌豆

TIAN WANDOU

[英] C.J. 斯库斯 著 肖心怡 译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 瑜
责任编辑	叶 姗 刘玉芳
特约策划	王俊艳
特约编辑	石 雯
版权支持	韩东芳
封面设计	林 丽
版式设计	赵梦菲
封面绘图	Mr 圆珠笔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嘉业印刷 (天津)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44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3245-3
定 价	45.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Best Time

白马时光

献给我的表姐艾米丽·梅特卡夫，
谢谢你在装修房子的时候让我住在你家。

12月31日，星期日

1. 惠特克夫人——我那上了年纪的偷窃狂邻居。

2. 利德超市的收银员“迪伦”。这是个长了满脸粉刺，还用着带拉链的钱包的家伙，为人粗暴态度又差，总把我的苹果重重地摔在收银台上。

3. 那个每天早上开着蓝色逍客从索尔贝里大街上咆哮着冲出来的西装男——他总穿着灰色西装，戴一副飞行员墨镜，美黑过的肤色跟特朗普似的。

4. 我们报社除了杰夫以外的所有同事。

5. 克雷格。

不知道你的新年过得怎么样，反正我的简直是棒极了。其实这一天的开头还挺让人糟心的——一方面是惯例的“圣诞节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见鬼马上又要回去工作了”那种烦躁，另一方面是因为，那天早上克雷格洗澡时我发现他手机上有这么一条短信：

“往小弟弟上抹肥皂的时候要想着我噢。”

落款是“L.”，后面还跟着两个亲亲和一个笑脸的表情。

好吧，看来是真的了，他俩还真勾搭到一块儿去了——我想。

“L.”的全名是拉娜·朗特里，我们报社风情万种的24岁销售代表。她穿紧身小短裙和松糕鞋，头发甩起来就好像全天24小时都生活在欧莱雅的广告里。他认识她是在12天前，也就是12月19日，我们报社的年会。当时我就觉得他们不对劲了，今天的短信证实了这一点。那天的酒会上他

俩一直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大笑，她用手指抚弄一叠餐巾纸，他用勺子给两人舀夹心肉丸，一会儿她的头发扫过这里，一会儿他的胡楂掠过那里。整晚她的视线都黏着他，而他显然沉醉在这目光里享受无比。

这之后他“进城干活儿”的次数突然就多了起来。今天给这户人家刷个油漆，明天给那户人家铺个木地板，过阵子又要去给人装个隔断墙，并且还“比他预计的要难搞”。什么样的家庭会在圣诞前一周忙着弄这些劳什子呢？另外他待在厕所的时间也明显开始变长，还两次单独去“圣诞节采购”，每次都要花上整整一个下午刷爆他的信用卡。我看过他的账单，给我的礼物全是网购的。

于是，我一整天都在烦这件事。在那个跨年夜，我最不想干的事情就是跟一帮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酒鬼出去“找乐子”了。然而很不幸，这正是我那天晚上的安排。

我的“朋友们”——或者说，我甩也甩不掉的那群“塑料姐妹花”——约好穿上当季的漂亮衣服，晚上在港口的“美人鱼之家”餐厅见面。这次“跨年聚餐+串酒吧”活动从几个月前就开始计划了。本来我们说好是要带家属的，可谁知道怎么回事，当这活动变成“跨年聚餐+串酒吧+安妮的准妈妈派对”后，家属们就莫名其妙地一个接一个退出了。这家餐厅开在镇中心，尽管那拿腔作势的高雅情调简直要透过门窗扑出来，可每到周日早上，外墙上依然免不了出现黄色污渍，门垫上还会出现一摊恶心的不明液体。餐厅内部的装修风格以黑色和银色为主，再加上那么一丁点儿法式风情——墙上挂着一串一串的大蒜、巴黎街景壁画，还有服务生像看到杀母仇人一样恶狠狠地瞪着你。

问题是，我需要她们，我需要朋友。我自己倒没什么社交需求，不像《荒岛余生》里那个被荒岛生活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汤姆·汉克斯，找不到人类交流还得弄个排球当朋友。只是要在如今这个社会里正常生活而不被人当成怪胎，你总得让自己身边有那么几个朋友。这事儿其实让我很烦，就像例假一样烦。但你要是胆敢一个朋友也没有，大家就会开始给你贴上“不合群”的标签，甚至开始研究你的上网记录，怀疑你在车库里造炸弹什么的。

但我和我的“塑料姐妹花”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共同点，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是一家本地无聊小报的编辑助理，伊梅尔达是个房地产经纪，安娜依斯是个护士（目前正在休产假），露西尔在银行工作，她妹妹克莱奥是大学体育老师兼健身私教，皮奇是中学老师。我们甚至都没什么共同爱好——好吧，安妮（安娜依斯的昵称）和我有时候还会互发信息聊聊英剧《浴血黑帮》（*Peaky Blinders*），但我觉得我俩也算不上什么“好闺蜜”。

也许在旁人看来我就是这群喧闹的乌鸦中一只安静的杜鹃，但在这个小团体里我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和“塑料姐妹花”们相识在中学的最后一年，那时候我还是很受欢迎的。我小时候很有名，光鲜经历一大把：我见过“理查德”和“朱迪”^①；杰瑞米·凯尔^②给过我一个温迪屋^③；《谋杀倒计时》（*Countdown to Murder*）节目还采访过我。而到了现在，我只是她们一个体贴周到的朋友兼专职司机。我最近的职位是首席听众——我知道她们所有的秘密。如果你倾听一个人的牢骚足够长的时间，并且装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他什么都会告诉你。

准妈妈安妮的预产期在3月。巫婆四人组——露西尔、克莱奥、伊梅尔达和皮奇给她带来的礼物在桌子上堆成了山：尿布蛋糕^④、各种卡片、彩带和气球，还有婴儿袜，谁知道她们在这上面花了多少钱。我准备的是一个热带水果篮——什么荔枝、芒果、杨桃加椰果之类的，算是致敬安妮的毛里求斯血统。这玩意儿摆在巫婆四人组那些精美礼物旁边，简直就像是内政大臣身边的妓女。这帮聒噪的女人一如既往地围在桌边喋喋不休，还好我没开车来，可以尽情地用普罗塞克（Prosecco）葡萄酒麻痹自己，让自己相信我非常享受眼前的这一切。

“塑料姐妹花”谈论的话题不外乎以下五个：

① 英国谈话节目《理查德和朱迪》主持人。

② Jeremy Kyle，英国脱口秀节目《杰瑞米·凯尔》的主持人。

③ Wendy house，供孩子玩耍的游戏屋。

④ 将尿布和其他婴儿必需品堆在一起做成蛋糕造型，这是一种西方国家流行的送准妈妈或有新生儿的家庭的礼物。

1. 她们的伴侣（这些男人是多么一无是处）。

2. 她们的小孩（我没有孩子，所以除了偶尔跟着赞美学校的宗教活动照片或是表达一下小孩子把自己的屁屁糊到墙上的视频很搞笑，我也插不上什么话）。

3. 宜家（不是刚去过就是正准备去）。

4. 节食计划——哪种节食法有用 / 哪种根本不管用、哪种能吃饱 / 哪种根本吃不饱、她们又减下去了几磅 / 又重了几磅。

5. 伊梅尔达的婚礼——她9月才宣布要结婚，但在我印象中我们好像永远都在聊这个话题。

我脑子里想着的却是另外五件事：

1. 我的森贝儿家族玩偶。

2. 我至今仍未出版的小说——《不在场证明时钟》。

3. 我的小狗“叮当”。

4.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去洗手间刷手机。

5. 我要怎样才能杀了我不喜欢的人而不被抓住。

就这样聊了没多久，服务生端着一瓶普罗塞克葡萄酒和几个洗得不太干净的杯子走了过来。

“这是？”伊梅尔达问道。

“吧台那边的绅士们送的。”服务生答。我们转过去，看到靠在吧台上的两个猎艳男人：其中一个耳朵上挂着两个大金耳环，头发抹得油光发亮，一只胳膊缠着绷带，他用那只好胳膊举起酒杯向我们扬了扬。他身边的朋友穿着威尔士橄榄球队队服，文着大花臂，左眉毛上有道伤疤，腆着大啤酒肚，一点儿也不害臊地盯着露西尔尺寸惊人的胸部垂涎欲滴。露西尔说她的胸“可不是故意挤出来的”——典型的鬼话。这要是真的，我还每个月不来大姨妈呢。

“非常棒。”她微微一笑，伸手去拿面包篮里的面包。我们分别举起酒杯向两个男人致了意，回到我们千篇一律的聊天内容上——孩子、男人、宜家，以及做个女人有多不容易。

安妮开始拆礼物，她觉得这些礼物全都要么“太棒了”，要么“太可爱了”。她是这群人里相对不那么烦人的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她总有一些急诊室的奇闻逸事跟我们分享：某个男的把芭比娃娃捅进了自己的“菊花”拔不出来啦；某个疯狂的摩托车手出了事故，脑袋和脖子分了家之类的。这些故事讲起来多多少少还有那么一点意思。可惜她的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到时候这傻孩子就会变成我们能跟她聊的唯一话题——“呀！他怎么这么可爱！”“啊！我也好想马上生一个宝宝噢！”通常就是这样。

尽管大家正在实施的减肥食谱花样百出，我们还是都点了牛排，只是分量和酱汁各不一样。梅尔（伊梅尔达的简称）用的是杜坎减肥法——还是低升糖减肥法来着？我不太记得了；露西尔是5：2轻断食，也就是吃五天歇两天，但今天是第五天，所以主菜还没上来她就已经吃掉了三个面包卷和二十根面包棒；克莱奥只吃“低脂健康餐”，但圣诞和新年她可以随便吃；至于我自己，我的减肥计划是——尽情吃到今年的最后一天，疯狂节食什么的明年再说吧。所以我点了一块足足十盎司的西冷牛排配黄油酱和炸得金黄焦脆的薯条。我点的牛排很生，生到你都不知道是该吃了它还是该给它喂点胡萝卜什么的，生到肉的质感吃起来是那么不真实。我甚至懒得关心这头牛吃了多少苦头——它的肉太好吃了。

“你不是吃素吗？”露西尔问我，一边又撕下来一大块随餐赠送的面包。

“现在吃肉了。”我真是不敢相信她居然还记得我吃过素——这大概是四个世纪以前的事儿了吧。当年我的医生建议我不要吃红肉来着，因为我过于情绪化。但我都开始吃维生素片了，也就没必要再为了这劳什子的所谓“情绪控制”问题来放弃美食的乐趣了。何况我总觉得花椰菜的质感还有豆芽菜的头吃起来简直像是魔鬼的痔疮。

服务生拿过来一些看起来吓死人的牛排刀。克莱奥问我：“圣诞节都收了些什么好礼物呀？”

我先对服务生说了句谢谢。我从来都对服务生们非常客气，毕竟，谁知道在你看不见的时候他们都是怎么对待你的食物的呢。“几本书、香水、网飞^①代金券、水磨石^②代金券，还有碧昂丝伯明翰演唱会的门票……”我特意没提森贝儿家族，毕竟能理解我对它们的热爱的，大概只有伊梅尔达那对五岁的双胞胎吧。

“啊哈，我们4月也要去伦敦看碧昂丝——”皮奇凑了过来，“呀，对了，我想起我原本想跟你们说什么了——”

于是皮奇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她是如何去了六家宠物店才为自己的两只宠物兔碧昂丝和索兰吉买到合适的东西。皮奇的话题总是这么无聊，无聊到让听者简直恨不得去悬梁自尽。当然了，其他人的话题大部分时候也很乏味，比如安妮的产检、露西尔那些抵押贷款的破事儿什么的。我开始在脑子里给我的森贝儿家族玩偶们重新设计餐厅的陈设，它们需要更多的娱乐空间。

尽管拜我那不老实的男友所赐，我胸中的怒火熊熊燃烧，但由于吃得还不错，这怒火被我压了下来。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每张桌子上的花瓶里放的都是假花，这肯定入不了那些猫途鹰^③自拍小仙女的法眼。而对我来说，鉴于牛排做得不错，我对这家餐厅还算满意。就为了这顿饭，我终于把自己从平安夜起就没脱下过的睡衣里捞出来，还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好好捋饬了一把，目前看来这一切基本还算是值得的——至少在她们又一次聊起伊梅尔达的婚礼之前……当然了，这次又是露西尔干的好事——

“对了，你决定好婚礼那天弄什么发型了吗？”

通常伊梅尔达是听不见露西尔说的话的，除非她说的话是关于自己，或者关于婚礼，或者关于自己的婚礼。此刻就正是这样一个罕见的时刻。

“哎，还没呢，”她喃喃道，“我想要高一点的发髻，但也不能太尖锐了。伴娘们就编法式辫子就好了，不要搞得太复杂。对了，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找到摄影师了吗？还是两个一起来噢！杰克从伦敦把这个摄影师和

① Netflix，美国视频内容提供商。

② Waterstone's，英国最大的连锁书店。

③ Tripadvisor，全球领先的旅游网站。

他的伴侣——是工作伴侣啦（大家发出心知肚明的笑声）——请来的，他们5月会过来考察我们办婚礼的教堂。我走红毯的时候他会站在礼堂后面，这样他可以拍到所有宾客的脸，他的搭档会在圣坛那边。”

“这样就一个镜头也不会错过了。”我附和了一句。

“就是就是。”伊梅尔达笑着回应，好像因为我居然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而十分兴奋。

“你那天晚上打算穿什么，想好了吗？”刚跑完今晚第三趟洗手间的安妮也加入了话题。

“当然还是婚纱啦！”

“你打算一整天都穿着婚纱？”克莱奥表示惊叹。

“是的！我一定要挑一件美呆了的婚纱。这是我的大日子，所有人都等着看我呢……而且这样那些没有受邀参加仪式的人也能够看到我最美的样子啦。”

“可不吗，谁也不希望谁错过任何一幕呢。”我一边翻手机一边嘟囔。伊梅尔达又笑了，仿佛我说出了她的心声。

安妮咬着下唇点点头：“小梅，你一定会是最美的啦！你的婚礼一定会超精彩超好看！而且到那个时候我应该也正好可以喝酒了！”

我抓过餐巾纸擦干净牛排刀。我的左手腕上有好多根血管，只要有勇气，我可以轻易地割断一根，一切就都结束了。

“我才不会是最美的，”伊梅尔达沮丧道，“我这么胖，连相机都要被我压坏的。”

轮到露西尔发言：“亲爱的，你美呆了。想象一下吧，那间教堂那么漂亮，到时候那里铺满了鲜花，你打扮得像个公主……婚礼会像童话故事一样美好的。”

“才不会呢……”她泄气地说，“要是接下来的6个月我减不掉腰上这圈赘肉的话，我看起来大概会像怪物史莱克吧！”

（此处应有惊声尖笑。）

“哎呀，你的婚礼是在6月嘛，6月总是阳光明媚的，到时候天公也

一定会作美，”这回是皮奇，她轻轻拍着伊梅尔达的胳膊说，“别着急亲爱的，婚礼一定会很完美。”

有完没完了还？

“嗯，你说得也是。”

（亲爱的日记，我承认在这儿揶揄伊梅尔达这没完没了的自我鼓励确实不太好，但你得理解，关于她婚礼的话题至少得占到我们每次聚会聊天内容的 90%。）

紧接着她就又提起了那个我最害怕的话题。从去年 9 月我们开始聊这事儿以来，我就最怕大家讨论到这里，我甚至连这项活动的名字都不想提。

“你们可都得来我的单身派对周末啊！大家都得来，没有‘可是’！我这可是都提前六个月通知了。”

真是活见鬼。

“那是当然！”安妮一边喝着她的橙汁一边问道，“我们去做什么来着？”

“我还没想好呢……可能去巴思做 SPA，也可能去温莎小镇乐高乐园吧。但必须是周五到周日，三天行程。”

“就是这么禁欲！”露西尔咯咯笑着。她是首席伴娘。

紧接着这场聚会就来到了“声讨男人”时间（除了克莱奥的声讨对象是女人）：拉尚 / 艾利克斯 / 杰克 / 汤姆 / 艾米分别因为工作 / 去法国买酒 / 坐大巴去比利时 / 工作 / 串酒吧 / 政府财政紧缩抗议活动而彻夜未归、拉尚 / 艾利克斯 / 杰克 / 汤姆 / 艾米最近在床上如此缺乏激情和冒险精神、拉尚 / 艾利克斯 / 杰克的那玩意儿曾经傲人的尺寸（克莱奥和皮奇通常会小心地避开这个话题），以及在安妮 / 露西尔 / 伊梅尔达 / 皮奇 / 克莱奥因为上述原因与他们争吵过后，拉尚 / 艾利克斯 / 杰克 / 汤姆 / 艾米是怎样送了她们劳力士手表 / 鲜花 / Hotel Chocolat^① 的咸焦糖巧克力点心 / 一趟度假 / 一个拥抱来道歉，最终化解了矛盾，两人重归于好。

我唯一从克雷格那里得到过的东西是细菌性阴道炎。这个故事我就不打算跟她们分享了。

① 英国高端巧克力品牌。

“克雷格最近怎么样，瑞安依？”安妮转向我问道。她总是会试图让我参与对话。伊梅尔达有时候也会做同样的事——在被动攻击这条路上，她总是走得更远。她会这样问我：“小瑞，你那初级记者的事儿怎么样啦？”“小瑞，你的肚子有动静了吗？”其实她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我有这样重大的工作变动（上帝啊，这个可以有）或者真的怀上了（上帝啊，这个千万不要有），我肯定会主动说的。

“嗨，还不是老样子。”我喝着我今晚的第五杯普罗塞克，“他在商业街以前那家理发店那儿干活儿呢，那里要改建成一家慈善商店。”

“欸，你说今年圣诞树下会不会有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等着你呀？”伊梅尔达用整家餐馆都能听到的声音冲着我问，“你俩在一起多久了？三年？”

“四年，”我说，“不会的。他不是那种浪漫的人。”

“如果他求婚的话，你会答应吗，瑞安依？”皮奇问道。她的脸上写满了好奇，简直像在想着霍格沃茨（她和汤姆计划在奥兰多的哈利·波特主题公园结婚——不跟你开玩笑，他们真是这么想的）。

我犹豫了一下，感到心中的怒火更盛。但最后我还是撒了谎：“嗯，当然——”我本来打算接着来那么一句“如果他在拉娜·朗特里身上辛勤耕耘的时候能匀出五分钟来牵着我走个红毯的话”，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到那儿，就被露西尔生生打断了——

“对了，说到慈善商店嘛，我在德本汉姆^①对面那家买了个特别好看的花瓶，可便宜了……”她就这么开始了，把谈话引向一个新话题，将我一个人留在一座名叫“我还没说完”的孤岛上。

不过，反正我也对谈论克雷格和他乏味的工作没什么兴趣。这些都没啥好说的。他造房子，吃面包，抽古怪的大麻烟，喜欢足球，玩电子游戏，每进一间酒吧就非得吃上足够填满整个特拉法加广场的凉拌猪肉。克雷格就是这么个人。

大家就这么继续没完没了地又讨论起了单身派对。这时候，一个脖子上长满粉刺、手里拿着一杯拉格啤酒的家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桌旁。

^① Debenhams，英国著名连锁百货商店。

“姑娘们好！”这家伙冲我们说。他带来了几瓶红酒，身后还跟着六个脖子上、下巴上长着粉刺的兄弟给他壮胆。红酒居然都是还没开的，所以大概不至于被药翻了拖到最近的酒店里去被他们轮奸。是的，我就是会想这么远——看，又一个理由可以证明我是一个有用的朋友。

这不是之前给我们送普罗塞克的那群人，这群人跟他们非常不一样——更年轻、更闹腾、更多粉刺。

“能加入你们吗？”姑娘们交换了一轮眼神。

此处应有笑声和尖叫声。

我本来想点一份双重巧克力布朗尼配奶油霜，奈何时间已经不早，到了我们都该控制食欲的时候，所以我忍住了。但内心深处我依然在想着，晚上到家后我是不是还来得及在零点的钟声敲响前再干掉一些圣诞节剩下的提拉米苏冰淇淋。毕竟根据我的节食计划，新年一到我就要和这些美味的甜食说再见了。

被男人关注显然让伊梅尔达、露西尔和克莱奥兴致盎然，她们开始说一些应景的下流话。皮奇在足够的酒精下肚之后也参与进来。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通常她是不会参与这些带颜色的笑话和八卦讨论的，除非酒精给了她特许。而我自己也还没有醉到有兴趣参与的程度。

这个夜晚就在这样无趣的谈话中过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具死尸被驴车在拖着走。那七个蠢蛋一股脑儿挤在我们桌上，污浊的呼吸让我们周围的空气都沉重起来，肥硕的手指大概尽在想着怎样松开我们的裤腰带。我还给这七个蠢蛋都起好了名字：咕噜噜、粉刺男、矮矬男、低俗男、死肥佬、猪手男、哑巴男。

猜猜我整晚都在跟谁说话？或者说，对谁说话？

聊到一定火候，她们就一个一个离开了我。每一个都发表了一席“青春只有一次”之类的感言来自我解脱，然后就跟着蠢蛋们中的某一个去夜店参加什么跨年夜泡沫派对之类的玩意儿。我不记得他们去的是哪家，反正我也没打算跟着去。

“你一起来吗，小瑞？”被怀孕拖了后腿的安妮问，“我和皮奇把这

些东西放到车里就去跟他们会合。”

我真搞不懂她为什么也要这么兴奋地跟着去夜店。她挺着孕肚的身材看起来简直像一艘驳船，并且由于怀孕不能喝酒，她整晚都在喝橙汁，以至于每两小时就要上一次厕所。夜店实在不是她该去的地方。

“嗯，我去。上个厕所就来。”我一边继续喝着我的酒一边说。

我在测试她们，测试谁会等我，谁是真正的朋友。然而结果正如我所料——没有人。我付了我的账单，站在“美人鱼之家”餐厅的门口，看着她们摇摇晃晃地走远。那几个男人围着她们，就像一群鲨鱼围着美味的鲑鱼。并没有人回头看我一眼。

于是我就这样独自一人被留在了那里，在跨年夜，在镇中心，没有车，要徒步两英里才能回到我住的公寓。

但我的乐子正是从这里才开始。

步行的过程很顺利，几乎没出什么岔子——当然了，一路上有趣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见到一个醉醺醺的流浪汉在当街尿尿，他头上顶了个金光闪闪的玩意儿，扶着国民西敏寺银行^①的墙才能勉强站稳，尿得当然也就很随意，顺着他自己的两条腿流下来像小溪似的。我还看见一对狗男女躲在Boots药妆店^②停车场的垃圾桶后面野合。对了，还有俩人从比萨速递^③的店里打架，一直打到了店外人行道上，其中那个穿条纹衫的光头男大喊了一句：“我要操翻你丫的头盖骨！”

只是这些事儿都不值一提。

真正值得一提的，是我走到运河旁边时发生的事情。

大概是在夜里11点半，我正好走到操场，抄了条近路沿着自行车道来到运河边——离我家不到500英尺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我吓了一跳，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心也跳得厉害。

我把手塞进了大衣口袋，转过身来，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我见过——他穿着威尔士橄榄球队队服，文着大花臂，正是在餐馆给我们买第一轮酒

① NatWest，英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② 英国医药美妆连锁店。

③ Pizza Express，连锁餐厅。

的男人之一。

“你这是去哪儿呢，宝贝？”

“回家。”

“哇哇哇，我能去吗？”

“不行。”

“就让我去吧！今晚我们可以好好让对方开心一下。离钟响还有点时间呢不是吗？你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呢。”

他跨了一大步来到我面前，我躲开，他又退了回去。他大笑起来。

“你跟踪我，是不是？”我说。

他用轻佻的眼神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个遍，视线最后停留在我的胯部。我承认，我的裙子有点紧，胯部看起来确实有点诱人。“只是想看看你去哪里。别这样嘛，怎么说我还请你喝了酒呢。”

“我当时就说过谢谢了。”说得好像一句谢谢就够了一样。

他开始对我上下其手。

“请把你的手拿开。”

“别这样嘛，在‘美人鱼’你可是对我抛过媚眼呢。”

“我可没有。放开！”我并没有提高音量，没有这个必要。这家伙猴急得很，一只手迫不及待地放在我的胸上，另一只手已经在解自己的裤腰带。

“用你的嘴帮我的小兄弟消遣消遣怎么样？就当唱一首《友谊地久天长》啦。”

他非常强壮，像是个打前锋的，而且是负责拼抢的那种。他左眉毛上有道很深的伤疤，还有点菜花耳^①，一看就没少跟人动手。他油腻的呼吸喷了我一脸，我并没有试图反抗。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离这里最近的有人烟的地方是曼内特豪庭，即使他们能听到我尖叫求救，也不一定会有人那么好心跑过来；即使有人来，从那里赶过来也至少要五分钟。等到那个时候，他该发泄的也发泄完了，大概都跑路了。而我的新年夜就将在警察局的等待室里喝着热茶，等着医生来检查我的阴道，最后我就成了社会犯罪率统

① 多次挨打受伤后变形的耳朵。在拳击运动员中比较常见。